

樓山堂集(四)
交行摘稿



交
行
摘
稿

徐孚遠纂

中
華
書
局

交行摘稿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華亭 姜 兆紳 如山校

徐年遠字謫字闇公號復齋江南華亭人明崇禎壬午舉人有鈞璣堂存稿十七史攷祖一百四十五卷

同黃臣以張衡宇行交海

交州南去是長安霧重風輕道路漫回首滄浪爲客久龍神款款別離難

入交港同行者或云此中有三吳感賦

曲曲深流面面田海濤盡處好牽船江南風土渾相似吳會交州共一天
種竹栽桑養子孫處處雙鸞坐市門客路相逢開一笑何須津口問桃源
風帆高掛入青畦春水方生路不迷夷女看人渾未識聲啞啞滿前溪

同黃張祀伏波將軍廟歌

自古中興稱建武將軍挾策求真主東廂一見展筵謀腰懸組綬分茅土
晚年仗鉞向炎州樓船下瀨漾中流朱爲已定曰南服重開七郡獻琪球
靈跡千秋銅柱存蠻夷長老咸駿奔至今廟祀江之潯舟師日
日薦芳蓀我從國變山中哭鳥折其翮車無軸衰老難跨上將鞍
簞疏方似當時璞一聞交海近行都便

隨商舶駕雙鳧。高檣狎浪看轉側。陽侯驤首凌天吳。忽然濃霧迷南北。天地暗慘長年惑。長年無計焚片香。歸命將軍頌明德。須臾雲淨四山開。如見拓戟光徘徊。從此揚帆兼命楫。擊鼓吹簫取道來。沙淺江平識去津。翩翩蝴蝶引行人。我行祇謁神祠下。青青竹色水粼粼。古碑斑剝字畫漫。執圭衣黼著蟬冠。酒馨牲腍來夷女。拜手陳詞看漢官。將軍上殿喜論兵。聚米還成山谷形。此曰聖王方借箸。好將圖畫入承明。

贈安南范禮部

名公著。詹稱尚書。

十載風塵臥翠微。今來假道赴皇畿。未聞脂粉遘賓駕。更有荆榛牽客衣。生似蘇卿終不屈。死如溫序亦思歸。南方典禮惟君在。僑胥相期願弗違。

贈黎禮部

名敦。詹稱侍郎。有詩三章贈余。

孤臣萬里誤投鞭。王帛將來更負愆。未得搏鵬游碧落。可能放鶴反青田。再生馬角真何幸。一惠魚書喜有緣。此日交期良不淺。河梁詩句古人傳。

題南越王尉陀廟

遺史千秋一丈夫。却瞻祠宇薦靈芻。乘時截嶺分秦地。折節開關綰漢符。樹葉青青藏雀卵。碑文黯黯辨龜趺。陸生使後誰人到。猶喜相聞新語無。

交州漫題

臨流日對草萋萋。握節交州顏色低。賓館嗟無端木駟。蠻方賸有子卿羝。每懷反轡身何託。實恐朝天路

欲迷。聞道樓船今佩印。前旌已渡武陵溪。
南來虛負一帆風。王會猶然苦未同。披髮夷人何意氣。擔簦客子甚怔忡。四分州土非全國。三統雄師有上公。休恃文佳嘗反側。獻俘終入大明宮。

在交日久。傳語日變。莫測其情。或言舊唐人有洩余姓名者。故愈欲余謁晤而甘心焉。
風霧蕭蕭。嗟遠道。主賓擾擾。誤虛名。誰占李耳車前氣。欲絕淳于冠下纓。豈是鬚眉真有異。從來頭足自當明。雖然周室非全盛。王會開時南海清。

晦日同臣以衡字

清光煜煜雨霏霏。夷服夷言相刺譏。客裏三人如貫索。舟居兩月似圓扉。宋臣真喜華元反。漢使難期谷吉歸。此日已爲春盡日。雲雷猶自感天威。

四月朔

自後不作題
以日爲次

從王喜甚赴蓬瀛。誰料南行荆棘生。蝸角真爲蠻氏戰。蠅營擬作伯勞聲。窮途自覺諸緣盡。守禮應知一死輕。若遇九原交友在。問余來此有何名。

二日

天公何事久陰陰。晴雨無期似客心。夏甸幾時巡鳳輦。春光難可變鴉音。不堪異類思微服。遙念同朝憶故簪。終日溪流流未徹。那能滴淚到滇黔。

三日

時聞有兵至粵者將可待而竟寂然

金馬空傳不可徂。相聞洱海下王鈇。輕粟皆出禁中旅。留滯還同西域胡。每羨遊鱗能赴壑。只憐苞羽尙因綏。元戎布算今須定。爲取蘇卿入帝都。

四日

志欲吹旂慮未詳。忽然鼓棹入蠻鄉。嘗懸北闕心如日。一到南方髮總霜。羽翼摧傷同蟻蛭。騰驤無計羨飛黃。井蛙有國堪尊大。不異當年笑子陽。

五日同黃張飲歌

上已之後到交州。可憐五日尙淹留。夷人喜怒不可知。羝羊能乳在何時。雖有夷釀嘗盈缶。滴似督郵難入口。舉杯消愁愁更添。離騷一篇空在手。今辰呼童整我冠。有人遺我東洋酒。酌之其味醇且醲。相勸何論升與斗。偶然下箸兩三樹。白者赫泥青者韭。帝鄉飛鳥尙茫茫。嘆我年來已老醜。飲罷起坐撫吳鉤。清音泠泠如欲吼。

舟中雜感

屈指乘桴今幾時。推篷匡坐強支頤。十年荒島心常苦。一拜夷王節又虧。玉帳久懸都護檄。蠻鄉空寄少卿詩。遙聞吳楚將龍鬪。不禁臨風泣路歧。

孤舟盡日雨蕭蕭。賓從無聲不自聊。臣節當堅中路阻。天威未振小夷驕。狂來欲借琴高鯉。騎去應吹伍

員蕭使客雖然失意氣。前軍還有霍票姚。
浮雲澹澹水悠悠。壯志難消感魏牟。鼓角每愁銅柱路。夢魂猶戀碧雞游。一葵向日知無補。筆策支天恐未周。從此同舟何所事。還應驅浪大江頭。
擬向龍門不是津。春餘涉夏又盈旬。未能芳餌求瑣玉。且就青溪戴葛巾。避跡便同朱處士。無言真作息夫人。只愁川谷將來變。歸路何從問四鄰。
天末猶餘此一隅。昔賢嘗亦有經塗。子初遠跡終能反。士變遺風尙在無。回首年華真冉冉。傷心枯苑嘆烏烏。何時好鼓閩南棹。堅臥山中號小巫。
千行涕淚王威弱。三月拘留臣節艱。來日無能假宋道。歸時猶恐滯秦關。賈人歡喜金錢會。使客蒼黃髮鬢斑。安得禁中求頗牧。早施長策定南蠻。
蘇卿臥雪窮邊日。漢將揮戈出塞時。甲第連雲軍氣盛。羝羊荒草使臣悲。節旄欲盡天寧感。雁帛難傳人豈知。悼古傷今空涕淚。臨流無計強題詩。
嗟爾蠻人何種生。先朝棄此海南平。身紆劍佩觀無用。口學盤杆說未成。鵬遇長沙須作賦。鳥逢軒帝卽爲羹。孤臣眞悔輕衣袂。日日溪頭蒙惡聲。

與臣以論行止

兩朝奉勅輜軒使。六袞行年丘墓身。山裏芝田方煒煜。舟中鶴侶尙逡巡。余將臨展看青壁。子擬吹簫謁

紫宸心事相關重執手。他時能訪五湖濱。

偶題示黃張二君

寸丹耿耿豈能要。笑爾蠻夷空設朝。自擬劉綱經百鍊。誰憐堯莢已三凋。傷心舊侶籠中鶴。側目秋風耕上鷁。何日天南飛尺一。相將攜手上青霄。

擬歸鷺

十年一度擬朝天。及至中途又渺然。主聖已開溫室待。臣愚只有海槎緣。身隨碧浪如流去。望斷紅雲不可前。伏處時多行日少。自傷才力愧張騫。

遣懷

出岫孤雲何所依。臨流蓁竹正菲菲。軒皇芝蓋三春動。旅客征帆六月飛。使擬相如懷璧反。誰憐季子敝裘歸。行年已邁磻溪杳。好把漁竿上釣磯。蠻俗真知賈客豪。使車至止亦徒勞。謾將玉帛人誰答。默禱神祇天愈高。何吉凶詢季主。爲醒爲醉感離騷。傷心有似孤飛鶴。引吭長鳴徹九臯。

土風

賓至誰來慰寂寥。公衙不啓是虛朝。周官何必稱多士。齊國惟聞有豎刁。辭設詛盟交道絕。館愆牢醴客心搖。倒懸頭足堪流涕。何日問天天路遙。

得意中官故喜豪。嘗將絲竹擬雲璈。盡搜漢物如過市。約略方言似旅獒。蠻女跣行窺玉節。夷男箕坐弄霜毫。此州本屬王封外。何事來游紆佩刀。

懷王先生

歲歲波濤只此身。未曾一刻惹胡塵。嘗隨魯仲逃東海。亦與無功作近鄰。桂老山中空偃蹇。簫吹江上又遭迍。從今便斷朝天夢。慚愧當年化杖人。

再懷王先生

生平二老髮俱華。執手徘徊嘆路賒。適野於今方失道。臨河往日亦回車。清奇未絕彈流水。紫氣全捐感鎖邪。相見勿言人世事。溪邊依舊種桃花。

與黃臣以論次人物懷唐梅臣先生

先生正始彥。神理靜以淵。俱客島嶼間。杖履日周旋。吟咏時有作。壺觴亦聯綿。相待以送老。遂忘陵谷遷。非有魏牟心。戀闕猶惓然。每遇天邊人。繾綣情何專。黃郎捧璽書。抱病客邸眠。省視不踰日。餉藥兼給鮮。滄浪各有適。含意俱未宣。朔風何栗栗。海流何濺濺。懷人不可見。森渺隔山川。梁月無米時。贈以瑤華篇。

西望

自嘆今來行路艱。側身西望淚潸潸。已聞貳負真藏穴。未報單于請款關。南徼金根如欲動。中原玉斧故須頒。驅車不濟深惆悵。碧海炎風空往還。

雲車何事久南徼。軒帝巡游路不遙。中道每愁夸父渴。偏隅或阻百靈朝。明堂開處須公玉。五服惟時命趙堯。蹇足未能陪法乘。同舟夜夜望招搖。

聞道齊桓建一匡。孤臣中夜倒衣裳。虎符未見催金葉。節使徒憐困竹王。實恐蘭生同翦伐。難言雲路好翱翔。故人海內無存者。誰撰招辭下大荒。

不見文淵西下期。空餐交米望王師。壁間劍有悲鳴感。雲裏鳧無首路時。杜甫雖忠心轉拙。范增已老計非奇。從今使絕冠纓客。結伴山中共采芝。

隱語寄馬金吾

聞馬將至時其國檢察嚴甚。謝之。弱問遺之。竟屬說傳。

帛書悲未達。黃鳥有哀鳴。願假盧駝鶴。相邀上玉清。

傳周潯平將至亦作隱語未達也

節旄將盡落。馬角幾時生。寄語專麾帥。飛鳧密見迎。

松月歌贈臣以

黃郎好奇性亦別。蒼古如松冷如月。買絹數尺倩妙手。畫之作障清神骨。虬枝偃蓋蟾吐輝。晚霞初散雲氣微。移置長廊恣高臥。月色松聲交人帷。

贈寓交者蔣漸達

我入交州何所得。君來相訪若有覲。不巾不履神貌殊。自言混迹人無識。一從去國幾何年。往日冠簪今

渺然姓氏真同梅尉隱。方書多自葛洪傳。知君夙昔有兼才。筆墨紛紜入手裁。且莫佯狂長棄世。遙聞天
廐選龍媒。

贈寓交林明卿

交州聊借一枝棲。逃名似入武陵溪。不商不宦無世事。閒寫青山手自題。筆墨時隨烟霧迷。周人冠弁漢
人衣。河干來訪語依依。看君非復忘情者。天南重見五雲飛。莫使嘗占作少微。

臣以在交善病病熱也歌以發之

知君夙昔苦炎蒸。三伏沉沉病欲增。安得遠求千歲雪。颯如近對滿壺冰。窗前企脚追彭澤。巖下科頭彈
廣陵。且學枚生歌一發。卽看榮氣灑然升。

歸丹

何處可容我。只宜桴海中。衣冠千古事。舟楫四時風。塵世浪頭碧。勞人魚眼紅。皇輿猶轉側。客子固須窮。
交州有鬼門關。舟行過關乃入華界。將歸作

交行將過鬼門關。及至斯關又遣還。天路難階鬼亦厭。只宜流落在人間。
周漳平有書至寄書者被其國重罰信音絕矣

一封書寄卽爲災。重把關門不放開。幽谷無春日欲暮。上林飛雁幾時來。
將回贈臣以職方時臣以議欲開道行復命也

瀚海吞氈報漢恩。蕭然反棹不堪論。軒車高蓋誰迎者。辦得芒鞋朝至尊。

行瓊海入一線沙亦名角帶沙危險萬狀吾輩三人自擬必死矣口占

何事舟行入線中。更憐瓊海道難通。淺沙仄逼三篙水。惡浪交加四面風。端笏未期門下省。排衙將赴水晶宮。天公不擬亡周室。銜石瑤姬結恨同。

伙長已誤入一線沙。以出沙爲艱。欲沿山而行。將抵瓊州海口。乘風直過。吾輩難之曰。若遇虜舟。則奈何。伙長曰。昔年曾過此。虜無舟也。主舶者利得速出。亦以爲然。衡宇疑曰。昔卽無舟。安知今不有也。臣以大笑曰。瓊大郡也。以海爲固。聞王師將出粵東。必且遣舟自備。豈無數艦爲我難乎。然無以奪其說。自二十七訖朔日至紗帽山。西南風卽出矣。乃值東風。不可行。未刻見一八檣船來。始惶駭。未及治備禦。已發一銃相加。又見二舟出。始反棹乘東風疾行得脫。

漢棄朱崖已數年。王人那到海南邊。舟工自謂乘槎便。港內艤艫正鬱然。港內艤艫正鬱然。將施蜺箭吐蛟涎。皇天不與衣冠入。故作東風阻客船。履危將欲哭途窮。且喜先機遇好風。笑爾艤舟終日待。鯨魚已放碧流中。

自線沙出得西風可至大洲頭。始爲通道行。至初五日已報過洲頭。風輕流迅。退回生門死路大洲頭。已過仍回客更愁。目斷長風凡九日。心懸少女似三秋。

行大洲頭歌

斗量米。斛量水。諸君吾子皆相齒。番舶之行古如此。我來日日大洲頭。何如朝暮在黃牛。東風至。西水流。神山只在海中浮。脣焦口燥不得語。疎勒飛泉那可求。

南風氣盡湖洲頭。不及西風一夕流。自古乘時人力易。何須鞭石駕飛虬。

七夕西風過大洲頭

天上榆花方報秋。張鷟也渡海南洲。緣知此夕真良會。少女當陪織女游。

將至大星連日暴風

粵中水師皆有怨我故作末二句

南海行幾一月程。狂風號怒客魂驚。鞭驅岡嶺青冥覆。浪湧龜鼉白晝鳴。鮑子憤時原不惜。幼安思過喜猶輕。眼前水怪紛然現。何必燃犀始別名。

舟行迷道作

交州古號越裳國。其使來朝歸不得。聖人作法示指南。舟人傳之爲準則。今日針師何等閒。羣峯指點有無間。掛帆疑往又疑還。屢行七聖俱迷道。不見閨人夢裏山。

附小傳林靈

先生名孚遠字開公。松江華亭人也。上世居汴梁。爲宋朝宗室。高宗南渡時。分封於浙之湖州郡烏程東山徐溝村。以地爲姓。避亂隱居。終元七世。無一出仕者。至太祖宗周佛子公。始出仕爲參計使。子若孫接踵登第。永樂朝。遂有一堂六進士。四世繼三公之謠。至先生曾伯祖階。世宗朝爲上柱國。歷仕三朝六十

年相業。諡文貞。曾祖陟。世宗朝爲司寇。祖琳。爲楚雄守。叔祖□。爲山東撫軍。以賑民飢。損家貲四十萬。全活數百萬生靈。上嘉賴之。賜爵上公。父爾遂。由恩蔭食二品俸。養高不仕。先生爲伯子。少時與周立勳。陳子龍二先生皆治毛氏詩。以詩文名世。時人號爲兩脚書廚。既又與同郡夏允彝。婁東張溥諸巨公爲古文社。並負重名。崇禎壬午。登順天賢書。癸未。族弟售。而先生下第。越一年國變。乙酉。西南都潰。唐王卽位于福州。爲隆武元年。先生航海入閩。道信州。晉謁黃道周公。一見如舊識。又爲疏薦於朝。時福州改爲天興。先生至。爲天興司理。斷獄平正。尋擢兵垣。三遷而爲左都御史。東兵下漳泉。五日而皆臣服。未嘗加一矢。歡聲動地。丙戌八月。閩潰。車駕出奔。丁亥。扶桂王卽位。改元永歷。五月。貽書舟山肅侯黃斌卿。事洩。走舟山。會監國魯王至。因抵鷺門。在同安嘉禾山原香中左所。鄭成功聚兵處也。地奉永歷正朔。勅使由行在而至者相望。凡建議舊臣皆晉秩。先生詔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命佐成功鎮臺灣。成功以師禮事之。舉勳必請命以行。成功世爲大將。隆武朝賜國姓。任百閩招討使。永歷帝始封漳國公。以不從父逆。又封延平王。當丙戌閩潰。勸父芝龍勿受招。芝龍勿聽。自率所部入海。時同行者先生首倡。有大學士魯公。擢江右峽江人。兵部尙書盧公光騰。同安人。少司馬王公忠孝。惠安人。林公蘭友。仙遊人。沈公佺。期南安人。其餘如魯王舊臣浙張公煌言。舟楫相尋於海上。不可一二數。先生在島。與紀先生往還如兄弟。霍庚寅冬。與友人訪紀先生。因得獻所作詩。爲先生許可。辛卯歲。漳國南下。三月兵襲島上。先生同部職方黃忠都督張自新。泛海赴行在。三月至交州。與交南西王爭禮。不得進。先生與王書曰。平遠聞之。竭誠以報國者。

貞臣之良軌也。卹鄰而敬賓者。賢王之茂德也。二者相遇而相合。然後功烈著於當時。名聞傳於來禩也。自我宣宗皇帝從三楊之請。崇立貴國。始重以使權。繼隆以王號。而貴國二百三十年來。輟軒歲至。球幣無愆。稱爲知禮之國。我列聖所以嘉獎。貺賜亦無替也。自妖氛狂熾。三京淪陷。永歷皇上正位南極。側聞貴國遵正朔。重冠裳。孚遠等是以聞義而假途也。孚遠。江南之腐儒也。受國恩者八代。藉先人之餘蔭。擅文筆之末藝。義難蒙面。破家殺子。以報大讐。事未克集。乃入閩。事隆武帝。又以運屯。同賜姓。藩大集勳。得結盟連義于閩。烏與賜姓。藩爲寮友。養精蓄銳四十萬。待時而動。十三年于茲矣。蒙皇上寵召。亦數次矣。黃職方事忠者。亦以起義。母妻被殺。奔走王事。屢入虎穴。至死不避。皇上命之賚奉詔書。至賜姓。藩營。約以進兵。賜姓。藩遵奉會合。羣帥統軍。大帥將直抵金陵。遣張都督送孚遠等于朝。恭報師期。催發晉蜀。韓三藩同逼江北。以殿下世兄弟。玉帛歲通。歡好深切。求殿下慨然送行。初至。張都督具啓謁見。未獲請。孚遠等以乍涉驚濤。兼之暑熱成病。未得具啓。深用歉然。伏承殿下垂問。遣醫治療。德甚厚也。孚遠等豈敢自寧。擬卽日。摺謁而猶有未敢者。蓋交情與國體兩盡而不相礙。則自處處人。方爲合美。自我朝遣使至貴國。二百餘年。載在國典。祇行賓主禮。此貴國先王及賢大臣所共知者也。惟去歲秦魯二藩遣使來用拜禮。二藩雖貴。乃大明之臣。與貴國敵體。其所遣使。乃奔走未弁。爵不列於天朝。名不聞於閭巷。先王宴而資送之。不爲薄矣。今張都督貴官不同於前。然在賜姓。藩下。奉書拜謁。於禮無譏。若孚遠濫居九列。事忠恭承王命。有異於是。伏惟殿下訪諸大臣。得遣一兩員來。與孚遠等商定。使孚遠等有以受教于殿。

下有以不獲罪於朝廷。不貽譏于天下萬世。殿下之大惠也。乎遠等之至願也。自來名賢假道而成境外之交。爲千秋之美談者。往往而有。詞繁不敢多贅。惟殿下念乎遠等之赤心。天下之善一也。禮待而速遣之。豈惟乎遠等懷德。卽皇上亦有晉錫。諸藩亦慕義無窮矣。書竟不報。先生不得已歸島。與霍書曰。交行之不得達。有不偶者數事。非筆墨所能詳紀。石老能傳之也。聞粵東猶可以達。特險耳。今天使黃兄尙在。明春須問途。不肖固不惜命也。噫。可見先生之志矣。當其歸島也。行瓊海一線沙。亦名角帶沙。危險萬狀。先生三人自擬必死矣。伙長已誤入一線沙。以出險爲艱。欲沿山而行。將抵瓊州海口。乘風直過。先生三人皆難之。然無以奪其說。自五月二十七日訖朔日。至紗帽山。西南風。卽出矣。乃值東風。不得行。見一八櫓船來。未及治修禦。已發一銃相加。又見二舟至。始返棹乘東風。疾行得脫。自線沙出。得西風。可至大洲。始爲通道。行至初五日。已報過洲頭。風輕流迅。退回。至七夕。西風始過。將至大星。連日暴風。粵中水師。皆有怨於我。又舟行迷道。嗚呼。先生可謂艱難險阻備嘗已熟矣。庚子歲。遙聞永歷帝遇害。辛丑。延平王取臺灣。壬寅。五月王薨。元子經嗣位。癸卯。十月。鷺門破。經退守銅山。先生遂南帆。臨別。執沈佺期公手流涕曰。吾居島十四年。只爲大明一片乾淨土耳。今遇隕覆。不得已南帆。待送兒子登岸歸故鄉。守先人宗祧。卽返。而與諸公顛沛流離於海外。雖百死無悔也。詎知事與心違。轉徙入潮之屬邑山中。竟全髮痛憤。連嘔血數升而歿。爲乙巳歲五月二十七日。距生萬歷己亥年六十有七。

東海先生姓徐氏，名孚遠，字闇公，華亭人。高祖贈少師公翬，生二子：長文貞公階，次司寇公陟。先生曾祖也。立朝有廉讓名。祖琳，官至楚雄太守，有幹略，好行其德於鄉。父太學公爾遂，以文行知名。生三子：長卽先生，次鳳彩，少致遠。先生天性沉敏，篤志力學，精力過人，晝夜不倦，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終身不忘。自爲諸生，文學日盛，是時同學若周太學、勤卣、杜職、方仁趾、夏考功、允彝、陳黃門、臥子、彭孝廉、燕，又與先生而六，當世所謂雲間六子也。復倡爲幾社古文詞之會，同著王申文，選行於世。兄弟皆治毛鄭之學，先生覃精六藝，風雅之家，皆師事之。仲氏以多識著述成一家言，少弟負才善交遊，時有雲間三徐之目。先生矻矻力學，以讀書論世爲宗，於史學特稱淹博，每同人高會，上下古今，或有遺忘，必質之先生，應對若流，羣疑盡釋。四方問字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江左文風，翕然丕變，咸推爲東國人倫云。壬午舉于北闕，年已四十有四矣。癸未南歸，旣而有甲乙之變，先生慨然奮袂而起，指其髮而誓曰：「此卽蘇武之節矣！我寧全髮而死，必不去髮而生。」從容就義，非難事也。但今天下之勢，猶父母病危，雖無生理，爲子者豈有先死而不顧者乎？倘我高皇帝尙有一線可延，我惟竭力致死而已。遂與夏考功、陳黃門謀勤王事，不克入於湖。湖中遇兵，與家相失。姚氏赴水免，長子度遼殉焉。先生間道徒跣，涉江踰嶺，奔赴行在。時同郡張公鯢淵在閩，見之驚喜，爲具湯沐，治衣冠，奏聞行在，詔除福京司李。忠勤辛苦，不避艱難。丙戌六月，除兵科給事中。秋八月，行在去閩，閩中亂，先生棲遲閩粵。朝夕哭拜呼高皇帝。戊戌歲，滇南詔命徐公都御史，至交州，與安南定王爭禮，不得達而返。遷以癸巳客於閩之清漳。漳有王生之鄰者，一日遇於途，執手語曰：